

身体祭

海男◎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这是一部身体的祭书，
激荡着灵魂的疼痛和尖叫。

这是一部阅读的奇书，
倾诉着肉体的战役和往事。

身体祭

海男◎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祭 / 海男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399 - 2891 - 3

I. 身… II. 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230号

书 名	身体祭
作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2891 - 3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的中国恋人，是他的存在和故乡，使我的身体圈入了战乱中的世界，并用我和他们的身体记录下来了凄美的一次战争煎熬。**这是一部身体的祭书**，书中荡漾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的那些罪恶的梦魇的残片。除此之外，书中还荡漾着从身体中诞生的那些因爱情而诞生的灵魂的疼痛和尖叫。不错，你一定会听到他们在战争中发出的肉体的尖叫声。怀着对身体的往事写下了这部祭书，这是我写作中最为勇敢而又疼痛的一次历险记。

——海 男
2008年3月于伦敦

序曲

我已是一个垂垂老者，在伦敦桥头往西就是我独立的公寓，双层窗帘下面我又一次开始站在椅子上悬挂起那些油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之后，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在油画中再现出人体之谜。微颤的呼吸仿佛在这一刻越过了层层窗幔，同时已经越过了伦敦桥头上浓烈的雾，我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狂奔中的那个女人，带着从伦敦寓所中抓住的一只箱子，开始奔往亚洲的缅北，尔后进入了中国的滇西。我的身份是一个伦敦艺术学校的学生，而我的另一种身份则是为爱情而开始寻找的恋人，因为我的中国恋人在几周以前突然从伦敦桥头永远地消失了。

1

那是我和我的中国恋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伦敦桥仿佛在我们身体中晃动，我的连衣裙已经解开，年仅二十岁，我已经献出了我的身体。面对他，一个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的青年，他有着十分浓密的黑发和黄皮肤，身体中孕育着东方的谜团。当我们在伦敦桥头相遇相爱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弹片仿佛同时已经在迷雾中不时地飞溅而来。我们牵着手散步，然后拥抱，他十分迷惘的双眼不时地越过我的身体，从那一刻我就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种疼痛或分离之谜。在看不到他的时刻，我的双手仿佛依然触摸着他的骨节，他的肋骨，来自左边或右边的那些骨架。我对一个人的身体构成始终一往情深，这大约也是我学习人体艺术的原因之一。我看见中国青年李炽燃的时刻，我似乎已经触摸到了他来自东方中国的身体。他倚依在伦敦桥头，他睁着一双令我同样迷惑的双眼，他看见了我，似乎同样也看到了我和欧洲的沦陷，于是，一种怜悯和神秘的想象力，使我们在一起了。

他仿佛是在晨雾中消失的，早晨醒来，转眼之间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而在别的早晨，我们似乎睡在一座城市的暗盒之中，其中我们回避着，并逃逸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呼啸的弹片，同时也躲避着空气中飞溅而来的犹如世界末日般的瘟疫。每一次我们都脱干净衣服，想在两个人体的彼此触摸中尝试到我们已经开始的真正的爱情之旅。我们已经到达了逃逸的路上，事实上，我们只是进入了遗忘之乡，短暂的时刻过去之后，我们依然咀嚼着伦敦最干涩的面包，喝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啤。就这样，李炽燃突然翻身逃逸而去，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

因此，我搜寻了我们赴约过的任何场所，都没有再见到炽燃，他没有留下任何言语，连一张纸片儿也没有。伦敦桥头的灯光越来越黯然无边，就这样，爱情把我送到了海边。

2

箱子从右手换到左手，海边呼啸而来的一艘轮船使我看见了亚洲的同时，也看到了整个东方。经过了漫长的海岸线，一夜又一夜仿佛被镂空似的黑镜头，同时经历了呕吐，这是晕船的现实，我差一点被船员误认为已经奄奄一息。就在他们动手想将我抛进大海喂大鲨鱼时，我开始翻身，我仿佛尝试着从船板上翻身而出，从那一刻，我就利用了我的身体，从死亡的窄门中，我一翻身就触到了轮船的彼岸，同时也是从西方抵达东方的彼岸。我活下来了，船员们松开了手，庆幸我没有喂鲨鱼。在那种特殊年代，船员们经常在船上发现僵尸，在无法寻找死者身份证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尸体发出腐烂味，他们只好把辽阔的海洋作为来历不明的死者的海中墓地，所以，我是幸运者之一。我藏进船房中，吞噬着面包，自认为已经恢复了体力，同时也自认为已经逃过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劫，殊不知，我的身体，正在沦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主战场，这一点在我上岸的时刻并没有意识到。

黄种人出现在码头，我兴奋地环顾不已，我坚信了自我的选择：在这里，我已经进入了曼德勒城，不久之后我就会进入缅北。炽燃曾经躺在寓所的幽暗光线中，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描述过通往故乡的路线。当时，我紧紧地偎依在他的肩胛骨中，仿佛一只幼鸟寻找到了最柔软的巢穴，而炽燃的右手和左手就在我的脊背上绘制着东方中国的故居，他的指尖轻柔地在我脊背上移动着时，仿佛移植出了逾越出缅北丛林的一条马帮之路。我的身体中绘制出了一张地图，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开始，从那一刻我在冥冥中就已经感悟到了我身体中已经装满了中国恋人故乡的一张地图册。

而且我坚信不疑，炽燃已经回到了故乡，因为他不可能去别处。随同时间、地址的更换，我对这种判断更为坚信，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已经抵达了缅北。

3

缅北，被绚丽的阳光所覆盖着，很难想象战争的焰火已经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燃烧。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左手和右手之间交换着箱子，里面是我绘制出的部分通往炽燃中国故乡的道路，绘制地图的活动其实早就已经在大海的漂泊中开始了，准确地说，应该在伦敦的迷雾中就已经开始了。当思念故土的炽燃怀着忧伤的感情一次次伸出指尖，在我脊背上勾勒出通往东方中国的道路时，一种灿烂的幻想已经越过了我的肌肤，尽管肌肤上荡漾着情欲，那是我和炽燃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刻，双层窗帘暂时遮挡住了窗外阴霾的天气，似乎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降临，在伦敦从来就没有见到过阳光。当我们的身躯在情欲之谷中开始平静下来时，炽燃的双手仿佛在摸索着，很显然，他无限地挚爱着我的身体，因此，我理解了他的感情——我的肌肤上可以荡漾起他的祖国和他的故居。就这样，我的身体容纳了中国恋人绘制出的地图册。

在曼德勒城的一座旅馆里，我趴在露台上，我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在朝外翘首着，就这样，我看到了从日本海岸线进入曼德勒城的日本军队，他们国家的旗帜在城中灿烂的阳光下游荡着。我知道，在欧洲让我感到惊悸不安的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来到了亚洲，日军已经入侵了曼德勒城，于是，在当天傍晚，我就拎着箱子离开了旅馆。在朝着城外涌动的难民群中，我不断地想倾听到中国人讲汉语。难民群中的人不断地尖叫着，发出一种种陌生的哀求和惊悸的叫声。几个日军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我生命中不可理喻的世界大战此刻已经在现实中拉开了序幕。难民们不顾一切地朝着城外奔跑，我想，也许是我的存在使日军放弃了前去追赶难民，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

上。就在那一刻，我仿佛是一只羔羊，已经被日军圈在了他们用枪支围起的中央，我用英语嚷叫道：“放我走，请离我远一些。”“噢，英国花姑娘，别害怕，你也用不着慌乱，只是想请你跟我们到总部走一走……”我确实没有挣扎，也用不着挣扎，因为看上去，他们并不会对我怎么样。然而，我并没有想到，从这一刻开始，我的身体就已经上了绳索，自从我走进了日本军营的时刻开始，我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杀者中，用身体真实地感受着杀戮，疼痛和耻辱，同时也用身体寻访着我的中国恋人生活的故乡。

我穿着花格子短裙，这是炽燃最喜欢的裙子，从我进入亚洲时，我就在箱子里寻找着炽燃最喜欢的裙子，而且这里恰好是热带，特别适宜我穿短裙。我就这样穿着红和蓝的格子短裙进入了日本人的军管区域，当我环顾四周时，看到了铁丝网，仿佛在用利齿编织着入侵者的宣言书。我被引到了一道楼梯口，我站在下面，看着那道楼梯，在从前，这里似乎是学校，我感受到了孩子们上楼梯的声音，然而，在几个夜晚之间，学校已经沦陷，孩子们失去了学校会到哪里去呢？这显然是一个荒凉的问题，这荒凉之谜我已经在伦敦桥头感受到了，幸运的是，我在荒凉中寻找到了炽燃的怀抱，我扑进了他怀抱。

上了楼梯，这似乎是我探究荒凉之谜的企求，因为我只想尽快地到达日本人总部，想知道他们带我来的目的；其次，就是想尽可能快地离开他们，从骨子里，我不愿意跟入侵者待在一起，哪怕是一分一秒也会让我厌恶；再次，我深陷亚洲的目的，并不会想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之中去，我想一次次澄明我身体的那个最纯洁和真挚的幻想，我想寻访到已经在我生活中消失了很长时间的炽燃，我想利用他在爱情中绘制在我肌肤之上的那份地图的秘密，从而在乱世中真实地触摸到中国恋人和他的故乡之谜。

日军穿着钉着马钉的皮鞋，也可以说是马鞋，我首先听到了从他们脚下通过走廊时发出的声音，我迅速想到一种迹象，关于践踏的现状，比如，生活在森林中的黑熊突入一座城市，开始践踏了城市的空中花园；比如，在雷雨之前，一群野兽为了扩展它们的洞穴，开始践踏一座村庄。我完全被这种从践踏者脚下所发出的声音所笼罩着，虽然我并不十分惊恐，我唯一鼓动自我前行的理由在激励着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自由自在地离开这座军营区，我跟他们制造的战争毫无关系，因为我是英国人，同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女人。

在我十分孤傲地朝着走廊前行时，在前方，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日军，他站在走廊尽头，背对着我，他的黄色军装似乎把他完全地束缚其中，他身材修长。在我不经意之间，他突然转过身来，仿佛研究一头亚洲狐狸一样研究着我的身份。就这样，我进了由他带领我进入的一道门，他砰然地把门掩上，他低声说：“坐下来，也别害怕，我是在码头上见到你的，我在车上，用望远镜发现了你的影子。现在，你如实地告诉我，你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我恍惚异常地摇摇头，我对说日本话的这个军官感到费解，我几乎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话，因为他发出的声音让我感到荒唐，虽然我可以听得懂他的声音。在与炽燃相爱时，我听他讲过日语，因为炽燃在到达英国之前，也曾经在日本念过书，后来又到了英国。他走过来，离我很近，他很年轻，跟炽燃的年龄很接近，二十七岁左右。他看了一眼我手里一直不肯放下去的箱子，更加低声地说：“可以放下你的箱子吗？我是说，如果箱子里面没有你十分重要的物品，你尽可以放下箱子，其实，你和你的箱子在这里都很安全。”我并没有准备放下箱子的意识，那只箱子一直被我抓在手上。

然而，他却从我手中接过了那只箱子。我没有抵抗，他的一切行为似乎显得很温和，甚至在他从我手中接过那只箱子时，我感受到从他嘴里散发出的一种气味，他之前一定咀嚼过清香的薄荷糖块。不错，是糖块，因为我和炽燃在一起时，也同样喜欢咀嚼这种从自然原野中散发出来的味道，以逾越开我们周围气雾弥漫的恶浊味。他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你可以留下来，待在营地，这里对你相对来说显得安全些，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如果一枚子弹射击而来，你就可以死。”这是出发之后，第二次我眼前升起了死亡的意象，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枚子弹射来，我就会要了命吗？我笑了笑，也许是他刚才所发出的声音，对他的声音我感到不屑一顾，我弯下腰拎起了箱子，显然我必须离开，这并不是我准备待下的地方，也不是我实现幻想的地方。他从我手中抓过了箱子说：“你必须留下来，到外面你只会去赴死。”他再一次让我清醒地面对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并且让我格外清醒地看到了死亡的意象，难道仅仅是为了让我松开紧抓住箱子的那双手，让我留下来吗？还没来得及让我思虑，他已经把我送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并且毫不迟疑地说：“我告诉你，如果离开此地，你的生命就没有保障，而且我也告诉你，自从进了这道门，你就无法走出去了。”

门从外面掩上，然而并没有锁上。我打开门，一个日军却站在门外，仿佛是一个哨兵，坚守住这房间，哨兵对我说：“三郎嘱咐了，让你先洗澡，然后再用餐。”他叫三郎，这是许多日本人惯用的名字吗？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畏惧感，也许这个叫三郎的日本军官只是出于一种对于我生命的怜悯，想把我从他一再申诉中的那种死亡的现实中拉出来而已，因此，我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害怕他。

我进了浴房，在战争时期，能住进这有浴房的房间，对于我来说是意外的现实，而且我确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洗澡了，在船上，除了呕吐、晕船以外，我已经丧失了任何身体中的要求，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原来我的身体是如此狂热地渴望着洗澡水的滋润。

6

好久好久没有站在水龙头下面了，我脱干净了衣服，这又一次让我想起了炽燃。在伦敦桥头往西而去的公寓里，那房子尽管简陋，是我们为爱情而租的房子，却可以洗澡。在经历了汗淋淋的肉体故事以后，我们赤裸着身体站在水龙头下面，水蒸气尽管已经模糊了我们的双眼，却使我们在模糊中靠近了彼此的身体，这身体，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激荡起异常的迷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人类的身体都在备受煎熬，他们无法避开杀戮和恐怖，也难以逃离死亡。而此刻，在日军的军营区域，我，来自伦敦的一个女人，触抚到水龙头，同时也触摸到了洗澡的理由——我想把身体洗干净，然后自由自在地离开军营。我深信我一定会找到炽燃，因为我离他的故乡已经很近了，在一个相隔很近的距离里。门开了，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洗好了澡，这是我来到作为热带的亚洲，享受到的第一次洗澡，尽管在日本的军营区，然而，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已经圈入了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的笼子中，我并不知道，再也没有一种自由让我奔逃出去。

三郎站在门外，凝视着我，仿佛在研究我到底是谁，他低声说：“你像一头水狐狸上岸了。”然而，他马上阴沉下来一张脸对我说道：“告诉我，你来缅甸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笑了，嘲弄似的回答道：“我私人的秘密也需要告诉你吗？”“噢，在战争期间，任何秘密都需要释解，否则，我们会怀疑你是不是英国间谍。”“什么？你刚才在说什么？英国间谍？这真是一种荒谬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怀疑我？”“因为，在你箱子中，我发现你绘制的地图……尽管那张地图还在绘制中，你能解释那张地图的秘密吗？”我扭过头去惊讶地说：“噢，你翻我私人的箱子了，这是为什么？谁给予了你权力来私自打开我箱子？”“从一开始，当我在望远镜中看见你时，我就开始怀疑上了你的身份？”“身份？所以，你破坏了做人的道德准则，私自翻我箱子？”“道德？在这里你别跟我谈论任何道德准则，否则我会让你去死。”

死亡，从那一刻开始，这个词语已经开始进入我生活。三郎把门砰的一声掩上了，很显然，从他生气的神态中，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谈话非常不愉快，从他蠕动的鼻孔以及越来越恼怒的声音中，我意识到了，我已经被改变了身份，这身份是被别人强行所篡改的。我从不解释箱子中正在被利用中的一张对中国青年的爱恋之情，所精心绘制的那张地图，我从不解释这一切，因为，那种爱恋已经深入骨髓，不可能跟任何语词联系在一起，而且，面对他人，我不可能解释并出卖我的爱情。

门又开了，一个士兵给我送来了一竹筐饭菜，然而，门又一次砰然地掩上。饥饿开始袭来了，我务必先解决饥饿问题，然后才会有时间解决走出军营的问题，而且，那些从竹筐中散发的香味，那些热带菜肴已经开始诱引着我。

在任何时刻，饥饿总会趁我疲惫时占据我的现实空间，这也许是我进入日军营区之后，品尝到的第一餐可口的饭菜，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品尝的快乐，我盈动的舌尖以及我的蠕动之胃似乎都失去了感觉和品尝，因为事态的变幻莫测已经开始使我战栗。

门从外面锁上了，即使我叫喊也无效，这种现实是我在用完晚餐以后开始束缚我的。因为徒劳，我只好坐下来，我的那张绘制的地图依然在箱子里，这多少给予了我一些安慰，在一个已经开始被囚禁的时间里，地图正在陪伴着我，而且，我发现，房间里还有一张书桌。正当我准备铺开地图，准备绘制时，门开了。暮色洋溢着，像伦敦桥头的浓雾涌动着。三郎，仿佛一个幽灵般又站在门口压低声音说：“准备出发，你必须跟上部队，今晚我们必须从缅甸进入中国的道路。”我的心开始喘息着，仿佛花蕾般绽开了，简言之，似乎在三郎那种压抑住激情，同时也压抑住焦虑的声音里，我已经在困惑中看见了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尽管我已经无法自由自在地出去，但我已经寻找到了一种妥协的理由——我还拥有时间，我可以随同日军部队进入中国，然后我再逃离也不晚。

三郎带我离开了房间下楼时，在灯光下我看见了一群女人，她们操着日语、韩国语，也还夹裹着中文，她们每个人都穿着裙子，披着头发，手拎着箱子。我不明白，在军营区，为什么出现了一群来自不同国籍的妇女，从她们惶然奔逃的目光和身体中，我感觉到了一种不正常，简言之，战争带来的现实已经破坏了我们正常的秩序。

8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已经窥伺到了那群从不同国籍地汇聚到日军营区的妇女们的真实身份，那是在我们奔赴中国的道路中，在一座叫作缅仪的小镇上，我们开始栖居下来。三郎始终把我带在他身边，仿佛我已经成为一名人质或者被他俘虏的一名英国间谍。我并不反抗，也不想逃离出去，也许借助于他们的队伍，我可以更快地进入中国地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三郎在暮色中已经移动了脚步，这是我下榻的帐篷，三郎让人为我独自搭了一座帐篷，这多少让我对他的存在产生了不抵抗的心理，也许他除了查看过我箱子中的地图之外，还没有给我带来现实的阴影，所以，暮色中移动着他的长靴子，鞋尖朝着我帐篷移动时，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他来临的准备。

他掀开帐篷一角，走了进来，他说能不能陪同他到外面走一走。我摇摇头。他解释说：“天气很炎热，我们可以到江边走一走，你不知道镇子外有一条江，它叫伊诺瓦底江，是缅甸最著名的江……外面很凉爽啊！而且天色还早，你不会这么早就想睡觉吧？”

就这样，他说话的声音仿佛已经拉开了一道风景线，我们来到江边。在我生命中，我从未想到过陪同三郎——一个日军在江边散步，不过，江水很清澈，即使到了暮色所笼罩的时刻，依然能够感觉到江水并没有也没有来得及备受战争的摧残，因为战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啊！

我站在江边，突然，光影中我感知到了一群裸体的妇女，她们就是那群来自不同国籍的女性，她们赤裸着，在暮色中站在江边正集体式地沐浴着。对于人体的那种美，对我的职业始终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诱引。三郎按捺住了我的那种激情，用一种十分冰冷的声音揭穿了一种残酷现实：“你知道她们的职业身份吗？”我摇摇头。三郎说：“她们是随军慰安妇。”我十分迷惑地睁大了双眼说道：“难道她们的命运就是用她们的肉体为你们的军队服务吗？”三郎骄傲地说：“她们愿意献身于我们的帝国。”从那一刻开始，三郎那张俊美的脸在我眼前，开始变得扭曲起来了。

9

沿着江边走回了小镇，在营帐拉上之前，三郎站在帐外久久地回望着我说：“你不像她们，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中，而她们不一样。”三郎这样一提醒，仿佛使我想就此探究一种身体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从那一刻就开始了在缅甸的热流中探出我的身体，我想就此寻找到她们，那群所谓的慰安妇，她们在这个冉冉上升着夜色的时刻，到底在干些什么。我撩开帐帘一角，身体整个地钻了出来，一种好奇以及被战事之前的人性之谜所笼罩的气氛，使我开始寻找着那群慰安妇的踪影。在一团团阴霾的热流之中，我看到了贞子，这是一名日军慰安妇，她在夜色中显得很年轻，她站在帐篷之外似乎在等候着什么人的出现。一名同样是年轻的日军已经朝着她的帐篷奔来了。作为体验过肉欲之焦灼的我，此刻感受到了那名急速地奔向她的年轻日军脚步声，仿佛一只野兔狂奔中追踪着它的伙伴，他的身体中回荡着热烈的肉欲之谜，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窒息的迷惘的阻碍，直到他奔到了贞子的面前。在夜色弥漫之下，贞子在露天的帐篷外仰起了她纤长的脖颈，这是一切肉欲之谜的开始，仿佛已经拉开了序幕。男人搂紧了她的腰，拥抱住了她的身体，掀开帐帘，转眼之间从我眼前消失殆尽。

很快，我就听到了那种不顾一切战乱干扰的性尖叫，我的身体仿佛也在陷落之中。而就在这一刻，我身体外感受到了一双男人的手臂已经揽紧了我同样纤细的腰肢，我微微地挣扎中回转身去便看到三郎的脸。他低声说：“你听见贞子的尖叫了吗？你听见那女人的尖叫声了吗？”他的双手顺着我的胸部仿佛在摸索着。对男女性事，我已经具有常识，当我和中国青年炽燃开始性事之前的热烈纠缠之前，我们必须拥抱和亲吻。

所以，我挣脱了他，对于我来说，三郎纯属陌生人，就像这个陌生国界线的迷雾般使我恐怖。我开始狂奔起来，跑向了自己的帐篷。在黑暗中，我喘着气，从这一刻开始，我便警惕着四周的光影变幻，我扣紧了帐帘。幸运的是，那天晚上三郎没有闯进去，甚至连风儿也没有。在一种可怕的战栗中，我和衣而睡，随时随地警惕着男人的出现。就这样，我终于度过了最可怕的一个夜晚。

10

选择逃跑是一件迫在眉睫之事。趁着湿雾，这掠过缅北小镇的雾区别于伦敦之雾，从伦敦桥头飘来的雾潮湿而寒凉，仿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笼罩的天空中纷扬下来的传单和绝命之书，从缅北小镇中散发出来的雾闷热而焦灼，犹如一阵传说中的瘴气弥漫而来，那些从原始森林中传来的瘴气可以瓜分走人身体上的脚趾头和器官。决定趁着薄雾而逃跑之前，我已经战栗了一夜，我的身体除了保持紧张的戒严之外，显得十分脆弱不堪，然而，三郎昨夜并没有闯进营帐，已经是一件幸事了。

我手拎着箱子出了帐篷，到处是日军的影子，他们端着带刺刀的枪，显示出了入侵者的全部威严，这威严之中我能逃走吗？恍惚中，我看见一个女子站在帐篷外梳头，她就是日籍慰安妇贞子，她裸露着三分之二的胸部，那挺立的双乳在她低领的裙子中摆动着，她没穿胸罩——以后我才知道，所有进入日本军营区的慰安妇都失去了戴胸罩的美好权利，她们必须半裸着双乳，以勾引那些在战事中被性欲所折磨得发痴的男人。

他们是男人，自然也是入侵者。贞子看见了我，她似乎不敢相信，在日本军营区，竟然有我这样的英国女子。她微笑了一下，那微笑是美好的，似乎可以平息了刚刚消逝的一夜中的战栗和不安。我也笑了笑，如果没有战乱，我和贞子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不同国籍的两个女人相遇，会意味着什么呢？

自从人类创造了肉体生活的那个顷刻，肉体中就滋生了两种境界，即罪恶与美妙相互编织的现实。在这里，在看见贞子之前，我在伦敦桥头看见过无以计数的夜色中激荡的女子，她们可以称为夜妓，即为夜晚中出现的男人服务。而在这里，我看见了贞子和别的女性，她们不知道有没有心甘情愿地为日军中的男人服务。在这里，像三郎所言，她们献出了肉体，所以，看到贞子时，她的肉体是敞开的，日本和服罩住了她的身体，她那丰腴的身体此刻刚刚经历了性事，她的形象犹如风中纷散的花瓣，潮湿地摇曳着。

倘若我们不在此地相遇，我所看见的贞子不可能敞开肉体，在战乱之外，两个国籍的女子相遇，犹如在朝露释放的时刻互相致意。而此刻，贞子突然走

到我面前，用温柔的日语对我说：“你不可能逃走成功的，我劝你最好放弃这个念头，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知道，想逃走的念头有多愚蠢。”

她的话音刚落，几个端着刺刀的日军已经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奔逃之路。我申诉着我的存在与这场战事毫无关系，我的嗓音在热风中呼啸着，在那样一刻，我仿佛一头母狮，使尽我周身的力量，力图从他们的刺刀下逃离出去。



2004年2月19日 昆明新报